

回憶魯迅先生

蕭紅 著



魯迅先生

生活書店發行

回憶魯迅先生

蕭紅著

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

回憶魯迅先生

每冊實價

外埠加寄費

著者

蕭紅

紅

發行人

徐伯昕

昕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
重慶·上海·北平

華北總經售

中外出版社
北平西長安街二三號

版權所有 ※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
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
勝利後第一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
北平第一版

目次

回憶魯迅先生

蕭紅（一—五）

附錄一

魯迅的生活

許壽裳（五—八）

附錄二

魯迅和青年們

景宋（八—一九）

後記

（一〇）

回憶魯迅先生

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，是從心裏的歡喜。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，魯迅先生笑得連烟捲都拿不住了，常常是笑得咳嗽起來。

×

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，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，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，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，彷彿不顧一切的走去。

×

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，他說：「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……」

魯迅先生生病，剛好了一點，窗子開着，他坐在躺椅上，抽着烟，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紅的上衣，很寬的袖子。

魯迅先生說：「這天氣悶熱起來，這就是梅雨天。」他把他裝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，又用

手裝得緊一點，往下又說了別的。

許先生忙着家務跑來跑去，也沒有對我的衣裳加以鑒賞。

於是我說：『周先生，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？』

魯迅先生從上往下看了一眼：『不大漂亮。』

過了一會又加着說：『你的裙子配得顏色不對，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，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，紅上衣要配紅裙子，不然就是黑裙子，咖啡色的就不行了；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混濁……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嗎？絕沒有下邊穿一件綠裙子，上邊穿一件紫上衣，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……』

魯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：『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，還帶格子，顏色混濁得很，所以把紅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。』

『……人瘦不要穿黑衣裳，人胖不要穿白衣裳；腳長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，腳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；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，但比橫格子的還好；橫格子的，胖人穿上，就把胖子更往兩邊裂着，更橫寬了，胖子要穿豎條子的，豎的把人顯得長，橫的把人顯得寬……』

那天魯迅先生很有興致，把我一雙短統靴子也略略批評一下，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，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，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放在褲子下邊的……

我說：「周先生，為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訴我，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？現在我不是不穿了嗎？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嗎？」

「你不穿我才說的，你穿的時候，一說你該不穿了。」

那天下午要赴一個筵會去，我要許先生給我找一點布條或綢條束一束頭髮。許先生拿了來米色的綠色的還有桃紅色的。經我和許先生共同選定的是米色的。爲着取笑，把那桃紅色的，許先生舉起來放在我的頭髮上，並且許先生很開心的說着：

『好看吧！多漂亮！』

我也非常得意，很規矩又頑皮的在等着魯迅先生往這邊看我們。

魯迅先生這一看，臉是嚴肅的，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們這邊看着：

『不要那樣裝她……』

許先生有點窘了。

我也安靜下來。

魯迅先生在北平教書時，從不發脾氣，但常常好用這種眼光看人，許先生常跟我講。這種眼光魯迅先生在記范愛農先生的文字會自己述說過，而誰曾接觸過這種眼光的人就會感到一個曠代的全智者的催逼。

智者的催逼。

我開始問：『周先生怎麼也曉得女人穿衣裳的這些事情呢？』

『看過書的，關於美學的。』

『什麼時候看的……』

『大概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……』

『買的書嗎？』

『不一定是買的，也許是從什麼地方抓到就看的……』

『看了有趣味嗎？』

『隨便看看……』

『周先生看這書做什麼？』

『……』沒有回答。好像很難以答。

許先生在旁說：『周先生什麼書都看的。』

×

在魯迅先生家裏做客，剛開始是從法租界來到虹口，搭電車也要差不多一個鐘頭的工夫，所以那時候來的次數比較少，還記得有一次談到半夜了，一過十二點電車就沒有的，但那天不知講了些什麼，講到一個段落就看看旁邊小長桌上的圓鐘，十一點半了，十一點四十五分了，電車沒有了。

『反正已十二點，電車已沒有，那麼再坐一會。』許先生如此勸着。

魯迅先生好像聽了所講的什麼引起了幻想，安頓的舉着象牙煙嘴在沉思着。

一點鐘以後，送我（還有別的朋友）出來的是許先生，外邊下着濛濛的小雨，弄堂裏燈光全然滅掉了，魯迅先生囑許先生一定讓坐小汽車回去，並且一定囑咐許先生付錢。

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，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，刮風的天，下雨的天，幾乎沒

有間斷的時候。

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飯。還喜歡吃油炸的東西，喜歡吃硬的東西，就是後來生病的時候，也不大吃牛奶。雞湯端到旁邊用調羹搗了一二下就算了事。

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，那還是住在法租界，所以帶了外國酸菜和用絞肉搗絞成的牛肉。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後邊的方桌邊包起，海嬰公子圍着圍得起勁，一會把按成圓餅的麵拿去了，他說做了一隻船來，送在我們的眼前，我們不看它，轉身他又做了一隻小雞，許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，對他竭力避免加以讚美，若一讚美起來，怕他更做得起勁。

客廳後沒到黃昏就先黑了，背上感到些微的寒涼，知道衣裳不夠了，但爲着忙，沒有加衣裳去。等把餃子包完了看看那數目並不多，這才知道許先生我們談話談得太多，誤了工作。許先生怎樣離開家的，怎樣到天津讀書的，在女師大讀書時怎樣做了家庭教師，她去考家庭教師的那一段描寫，非常有趣，只取一名，可是考了好幾十名，她之能夠當選算是難的了。指望對於學費有一點補足，冬天來了，北平又冷，那家離學校又遠，每月除了車子錢之外若傷風感冒還得自己拿出買阿司匹林的錢來，每月薪金十元要從西城跑到東城……

餃子煮好，一上樓梯，就聽到樓上明朗的魯迅先生的笑聲衝下樓梯來，原來有幾個朋友在樓上也正談得熱鬧。那一天吃得是很好。

以後我們又做過韭菜合子，又做過合葉餅，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讚成，而我做得又不
好，可是魯迅先生還是在飯桌上舉着筷子問許先生：『我再吃幾個嗎？』

因為魯迅先生的胃不大好，每飯後必吃脾自美胃藥丸一二粒。

×

有一天下午魯迅先生正在校對着墨秋白的「海上述林」，我一走進臥室去，從那圓轉椅
上魯迅先生轉過來了，向着我，還微微站起了一點。

『好久不見，好久不見。』一邊說着一邊向我點頭。

剛剛我不是來過了嗎？怎麼會好久不見？就是上午我來的那次周先生忘記了，可是我也
每天來呀……怎麼都忘記了嗎？

周先生轉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來，他是在開着玩笑。

×

梅雨季，很少有晴天，一天的上午剛一放晴，我高興極了，就到魯迅先生家去了，跑得上樓還喘着，魯迅先生說：『來啦！』我說：『來啦！』

我喘着連茶也喝不下。

魯迅先生就問我：

『有什麼事嗎？』

我說：『天晴啦，太陽出來啦。』

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着，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展然的會心的笑。

X

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裏和他一道玩不可，拉我的頭髮或拉我的衣裳。

爲什麼他不拉別人呢？據周先生說：『他看你梳着辮子，和他差不多，別人在他眼裏都是大人，就看你小。』

許先生問着海嬰：『你爲什麼喜歡她呢？不喜歡別人？』

『他有小辮子。』說着就來拉我的頭髮。

魯迅先生家裏生客人很少，幾乎沒有，尤其是住在他家裏的人更沒有。一個禮拜六的晚上，在二樓上魯迅先生的臥室裏擺好了晚飯，圍着桌子坐滿了人。每逢禮拜六晚上都是這樣的，周建人先生帶着全家來拜訪的。在桌子邊坐着一個很瘦的很高穿着中國小背心的人，魯迅先生介紹說：『這是一位同鄉，是商人。』

初看似乎對的，穿着中國褲子，頭髮剃得很短。當吃飯時，他還讓別人酒，也給我倒一盅，態度很活潑，不大像個商人；等吃完了飯，又談到「偽自由書」及「二心集」。這個商人，開明得很，在中國不常見。沒有見過的，就總不大放心。

下一次是在樓下客廳後的方桌上吃晚飯，那天很晴，一陣陣的刮着熱風，雖然黃昏了，客廳後還不昏黑。魯迅先生是新剪的頭髮，還能記得桌上有一盤黃花魚，大概是順着魯迅先生的口味，是用油煎的。魯迅先生前面擺着一盤酒，酒盤是扁扁的，好像用做吃飯的飯盤，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，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邊。他說蒙古人什麼樣，苗人什麼樣，從西藏經過時，那西藏女人見了男人追她，她就如何如何。

這商人可真怪，怎麼專門走地方，而不做買賣？並且魯迅先生的書他也全讀過，一開口這個，一開口那個。並且海嬰叫他×先生，我一聽那×字就明白他是誰了。×先生常常回來得很遲，從魯迅先生家裏出來，在弄堂裏遇到了幾次。

有一天晚上×先生從三樓下來，手裏提着小箱子，身上穿着長袍子，站在魯迅先生的面前，他說他要搬了。他告了辭，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。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，問我說：

『你看他倒底是商人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我說。

魯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幾步，而後向我說：『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，是販賣精神上的……』

×先生走過二萬五千里回來的。

×

青年人寫信，寫得太草率，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。

『字不一定要寫得好，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，年青人現在都太忙了……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，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，這費了多少工夫，他不管。反正這費的工夫不是他的。這存心是不太好的。』

但他還是展讀着每封由不同角落裏投來的青年的信，眼睛不濟時，便戴起眼鏡來看，常常看到夜裏很深的時光。

×

魯迅先生坐在××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，那片名忘記了，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。

『這個我怕看不到的……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。』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。

×

珂勒惠支的畫，魯迅先生最佩服，同時也很佩服她的做人，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壓迫，不准她做教授，不准她畫畫，魯迅先生常講到她。

史沫特烈，魯迅先生也講到，她是美國女子，幫助印度獨立運動，現在又在援助中國。

魯迅先生介紹給人去看的電影：夏伯陽，復仇豔遇……其餘的如人猿泰山……或者非洲的怪獸這一類的影片，也常介紹給人的。魯迅先生說：「電影沒有什麼好看的，看看鳥獸之類倒可以增加些對於動物的知識。」

×

魯迅先生不遊公園，住在上海十年，兆豐公園沒有進過。虹口公園這麼近也沒有進過，春天一到了，我常告訴周先生，我說公園裏的土鬆軟了，公園裏的風多麼柔和，周先生答應選個晴好的天氣，選個禮拜日，海嬰休假日，好一道去，坐一乘小汽車一直開到兆豐公園，也算是短途旅行，但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，並且把公園給下了定義，魯迅先生說：「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……進門分做兩條路，一條通左邊，一條通右邊，沿着路種着點柳樹什麼樹的，樹下擺着幾張長椅子，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。」

我是去過兆豐公園，也去過虹口公園或是法國公園的，彷彿這個定義適用在任何國度的公園設計者。

魯迅先生不戴手套，不圍圍巾，冬天穿着黑石藍的棉布袍子，頭上戴着灰色氈帽，腳穿帆布膠皮底鞋。

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，冬天又涼又濕，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，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。魯迅先生不肯，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。

『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？也不就一轉灣到××書店走一趟嗎？』

魯迅先生笑而不答。

『周先生不是很好傷風嗎？不圍巾子，風一吹不就傷風了嗎？』

魯迅先生這些個都不習慣，他說：

『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，戴不慣。』

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裏出來時，兩隻手露在外邊，很寬的袖口衝着風就向前走，掖下挾着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，裏邊包着書或者是信，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。

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帶出去，回來必帶回來，出去時帶着回給青年們的信，回來又從書店

帶來信和青年請魯迅先生看的稿子。